

新民时论

几千年来,中国人一直非常重视研究饮食文化,在大家看来,食品不仅是生计问题,还有养生等丰富内涵。至今中国人还未完全改掉见面时的问候语:饭吃过了吗?中国历史上,安全经常发生问题,战乱频仍的年代不说,就算太平日子,夜不闭户、道不拾遗始终只是理想。但这些年,“食品+安全”却成了问题,这让国人很焦虑:吃的东西怎么可以糊弄?

不能让食品安全成为解决不了的“老大难”问题。五中全会公报提出“加大环境

治理力度,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,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,深入实施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”,这让公众看到希望。没有好的空气和土地,哪里能有好的粮食和蔬菜?以后环境保护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,有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。如今谁敢说每天入口的食品都是“安全”的?所谓安全,即不受污染,无违法农药,也没掺杂违法添加剂之类的成分,即使我们享用的是最有良心与责任感的庄户人生产的东西,甚至自己

下功夫生产,恐怕也不容易做到了,因为土地和水就受污染,空气也是被污染的。空气、水和土壤为全民共享,除了有特供可吃,或者自己给自己搞特供,在阳台上种菜、购买全程可以监控的稻米等等,没有谁不担忧食品的安全。

食品安全是头等大事,但至少一段时间里却没有得到特别重视。民以食为天,如果连食品安全都弄不好,再快速的经济增长也会失去意义。只有空气、水和土地都清洁了,才可能有清洁的食品。这是个前提,当然要完全实

现,是个很大的系统工程,破坏容易,建设困难。但再难也是个必须贯彻的民心工程。

没有食品安全,谈不上“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普遍提高”,而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,也只有依靠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,像当下发达国家一样,建立所有农产品从产地开始每一个环节的跟踪与监察制度,政府主导,制度先行。别人能做到的,我们相信也能做到。再说,食品安全是群众普遍非常关心的问题,只要真正发动起来,在关乎自己与他人

身家性命的重大问题上,没有人不会用心出力。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,公众的监督,也有了更便利的渠道。

食品安全管理,在于建立制度,并强有力地执行。除此之外,也要让市场发挥作用。现在,有些企业投入财力、人力,做“安全食品”,虽然价格高于同行许多,但不愁客户。这是既挣钱也造福百姓的行当,政府相关部门应当从中看出,市场也是有一定自净能力的。要在这上头得到监管方面的启发,做大好的市场,挤压不良市场,而

不是政府事事亲力亲为,要让市场之手充分发挥作用。

国人到北欧旅行,那里的空气与环境之洁净叫人不能不羡慕,然而他们也走过弯路,冰岛的树就是当初砍光的,在那样严酷的气候条件下,至今无法复原。过去,我们只是犯了类似的错误,相信我们的食品会越来越安全,环境会越来越好。因为,我们已经认识到,食品安全是再也不能忽视的头等大事,治理力度须臾不能减弱。

贯彻五中全会精神

不是读史

凌河

已晚谭

小雪过后,小暖骤寒,到了这几天,竟有了一点冬天的肃杀。于是闭门读史,却也读出几则“轶闻”,因为颇多感叹,不妨录以备忘,并以饕读者。

一是陈云同志的一张“退款收据”。陈云同志逝世后,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一张退款收据,这是怎么回事呢?原来1959年6月至次年6月,陈云同志因心脏病到杭州休养,夫人于若木陪同照料。陈云对于若木说,“你在陪我期间,工资不能拿”,于是于若木回去上班后,把这一年的2000余元工资全部退了回去,这才有了这一张退款收据。其实这样的收据还有一张,1971年9月,陈云的大女儿陈伟力到南昌照顾父亲,陈云照例对女儿说,“国家发给你工资是让你为国做事,这时间你没给国家做事,就不能拿工资,你要把工资退还给公家”。次年6月,陈伟力回到北京,把这段时间的工资如数退回了她所在的中科院物理所。

二是习仲勋同志的一次“一票否决”。上世纪80年代前期,习仲勋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。1983年4月14日,中央决定,以后凡各省市自治区人大、政协副主席配备的报告,不必再交书记处讨论,由中组部报习仲勋、胡启立同志批准即可。恰在此时,陕西省委负责同志在汇报干部调配工作时,提出拟提拔的副省级干部中有习仲勋的胞弟习仲恺,不料习仲勋同志当即否决了这个提拔。其实习仲恺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,长期任地市领导,提拔也是无可非议,但习仲勋认为做干部就要以身作则,尤其是在官位面前。他说服弟弟放弃了晋升机会。

三是胡耀邦同志的一次“火山爆发”。前几天,正值耀邦百年,他的孙女胡知莺有一篇回忆,“记得小时候弟弟霁光(即耀邦同志的大孙子)有一次肺炎发烧,爸爸妈妈白天要上班,没有带他去医院。到了第三天半夜,弟弟突然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,只能送去急诊。那时爷爷已是国家领导人了,由于夜晚很难临时找到交通工具,就用了他的车送弟弟去医院急诊。其实那时家里也就这么一部车,连我奶奶都是走路上下班的”。结果怎么样呢?“爷爷知道用了他的车非常生气,家里的火山就爆发了。爷爷立即要求,除了向组织如数交车,还须向组织承认错误,并且承诺下不为例”……

这三个“小故事”,说它“轶闻”也好,“史料”也罢,我总觉得不是在“读史”。这不仅因为这些事都发生在党执政之后甚至改革开放之后,最多算是“当代史”,更重要的,它们竟都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,甚至批判价值——陈云夫人的退款收据,让我们想起现实生活中的“吃空饷”,有的官太太“挂名工资”一拿十年,有的官二代从7岁起就在机关“上班领饷”,他们如何面对陈云同志珍藏的这张收据?习仲勋同志的一票否决,更让我们想起某些官场夫贵妻荣、鸡犬升天的怪状,有的官员的老婆,不是由一个服务员跃升为厅官了吗?不是有一个高官的弟弟,为了空手拿地,跑到县长办公室拍拍胸脯说你看我像谁吗?至于耀邦家的“火山爆发”,在今天的人们看来,似乎更是“不近人情”,公车私用的早已成了“常态”,到了眼下要“车改”了,不是还在吐槽“官不聊生”吗?

三则“小故事”,说的分别是票子、位子和车子,虽说只有几十年工夫,读来都恍如隔世——“不是读史”,我们真的要把它当作现实的教材、今天的警钟啊!

吓得我瓜子都掉了

叶开

流行词手册

我家菜场附近有一个炒货专卖店。有时看到一位大姐站在门口嗑瓜子,手法高超,脱壳迅速,嘴巴如机关枪,扫射般吐出瓜子壳,落得如天女散花,满地都是,看起来这样嗑瓜子真的是很快乐。

我对太太说:“嗑瓜子得有这种场地才畅快。”当然,事后须清扫干净。

大姐友好地招呼,让我们进店看看,随便尝尝,不好不买不要紧。一句话里包含着极有感染力的节奏。觉得没地方像她这么畅快地吃,高兴地吐,总是没有太大趣味。

嗑瓜子最震撼场面,我是在一艘长江渡轮里看到的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,我和几位同学从镇江乘船横渡长江去扬州玩。上船往船舱走,我看见船舱地面铺满了瓜子壳。旅游鞋踩在上面吱吱作响,如行走在沙滩上。舱底是站位统铺,一起渡江的大叔大婶们早已占领优势位置,倚定柱子或舱壁,手里捧着一袋袋瓜子,抓一把一粒粒往嘴里扔,嘴巴咬合噙动,非常机巧迅速,瓜子壳吐得漫空飞舞,欢乐无比。

现在大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,渡轮大概是没几个人坐了罢?后来回想这个场面,我仍然觉得规模之盛大,简直让我“吓得瓜子都掉了”。

“吓得我瓜子都掉了”是现在网络流行的一个词,很多中学生超爱用。把一句话改造成流行词,是社会语言学中的特殊现象之一。这种用法不规范,不能纳入任何语法规则,但是生动、自然、准确、有趣,因此很能满足年青一代的表达欲。

有个流行的表情包,是一只可爱的卡通仓鼠,超爱嗑瓜子。它胆小警惕,会被各种事惊吓,手里瓜子动辄掉地。

这个流行词可以灵活运用,不一定真要见到重大事件,也可用于撒娇式情感表达,还可用在反讽、搞笑场合。

在城市里、渡轮上,随意

乱吐瓜子壳自然是不文明的行为,这与生活在广阔山村时不一样。我小时候在乡下生活,深深地体会到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,什么叫自由自在。

那时我家在坡脊小镇,两间泥砖屋在黄泥山坡上,面对一条小河,七八块梯田从高到低渐次靠近河边。平时青山绿水,很有趣味,但我家乡雷州半岛是热带气候,常常会发大水。一阵暴雨之后,波涛便会汹涌而至,大水上漂满了各种什物。有活猪活鸡,也有西瓜萝卜,有深谙水性的勇敢村民,会趁机打捞各种财物,水边吵吵嚷嚷,高声喊叫,如同过节。

平时,生活大抵是寂寞的。庭院四合,番石榴飘香,暮色之下,是无边的寂静,晚饭之后四下空寥,沉闷如大水漫延,淹没山村小镇。所谓庭院是黄泥上平整的,吃饭时猫在桌上跳过,狗在桌下闲逛,鸟在树上鸣啭,偶尔有一趟火车自远而近,又轻快地远去。那时,晚饭之后就是无边际的寂寞。

小学时,我拆过家里一只闹钟,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整复原。弹簧、齿轮都卡得严丝合缝的,但闹钟就是不走。最后急中生智,我把一根厚竹篾钉在弹簧上,闹钟竟然走了。

很久一段时间,父亲都很奇怪:我们家闹钟走得准不准了。有时很快,有时很慢。快得早一个多小时,他去赶火车,鬼影一个也没有;慢得晚一个多小时,他去赶火车,连火车蒸汽都看不见了。

这件事情最终都没有东窗事发,不知道是父亲母亲糊涂呢,还是他们虽然侦破案件,但因为宽厚而不揭破。现在想想,要是在一般的家庭里,碰上了严厉的父母亲,会发生什么样的痛殴惨案,是可以想见的。这样一想,“吓得我瓜子都掉了”。

但我父亲是天下少有的宽厚之人,他有五个孩子,其中如我还调皮捣蛋,却从来没有动手打过我们。这样的温和、慈爱、胸襟、气度,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,也一直自愧弗如。

从前慢,现在也不慌

李泓冰

余烬录

案上新旧书籍堆积如山。一颗大大的脑袋顶着纷乱的头发,从堆叠的书册缝隙探将出来,顽皮一笑,如探穴得宝一般快活。

这便是陈尚君先生,复旦中文系教授。最近他和仇鹿鸣、唐雯老师共同做成一件大事:修订《新五代史》《旧五代史》,坐了七年冷板凳,慢工出了细活儿。

在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网络时代,人们连坐下来读一页书的耐心都没了。这仁人居然与两部古书朝夕晤对七年之久——任是谁的脑子里,守得清贫、耐得寂寞这类字眼儿,自然扑簌簌往外涌。可是他们对这份同情敬谢不敏。

那么,把两部五代史的每一个字都细细“按摩”数遍,究竟啥感觉?他们说,和打游戏差不多啊,爽!从字里行间捋清了某人的七姑八姨,接续原先游移断点的家国人生,洞悉某些可能掩盖了一千多年的秘辛,“其实我们挺八卦的哈”;有古人夜得佳句,快活无以宣泄,贸然敲钟惊醒半城人,“学问做到会心处,发人所未见,就是这般狂喜”……

用七八年时间,穿越回唐亡宋兴中间那七十年五代十国,用各种文献整理互证,还原历史,“八卦”古人。没有苦心孤诣,只是和畅酸爽。当下的声色犬马让人感到目迷五色,但陈尚君们恍若无闻,如入无人之境,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拾级而上,把消逝的时光缓缓揉进手心,溯源而上,排众而出,抽丝剥茧般揭开真实的历史。

散淡清谈,让俗人如我,对这个变化太过迅疾的时代少了几分惶惑,多了几分踏实。都向往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——这

身边就有人在安安静静继着“绝学”呢!从春秋孔夫子聚徒讲学的杏坛,到北魏荒漠中拈花微笑的敦煌洞窟,再到抗战时负笈蹈火的西南联大……这样的人、这样的事,五千年中不绝如缕,藕断丝连,咱还慌什么呢!

对这样的人,这样的事,用薪酬、用职称、用官位、用房子车子、用值不值得去衡量比对,都是唐突和亵渎,只能反衬世人的伧俗。与古人谈天说地、探触文明最幽微曼妙的内核,他们有种偷着乐的快活。

这份幸福感,让我肃然起敬。同样的感觉,若干年前在西藏萨迦寺有过。当时,被一位寺僧举着灯烛引着,哈腰穿越主殿一个逼仄的通道,再直起身来时,惊讶得不能言语:神佛们背后,幽深的时光隧道里,壁立而起一面硕大的经墙——由一格一格经书堆砌而成,仿佛万里长城的一截飞身来此,掩埋下无数智慧与虔敬。一共84000部经书!一千年里,在雪域高原青灯古佛旁,一代又一代僧人持笔蘸着金汁或墨汁,用梵文或藏文,翻译着、抄写着、膜拜着。墙前没有光,没有声音,却拥塞着千百年来高僧们的会心微笑。文明的灵魂,在高耸的经墙上闪闪烁烁,滴沥而下。

当时只敬服高僧大德的苦其心志,而今一番洗心之谈,方知那一代又一代的抄经者,其实甘之如飴。对他们而言,该怜悯的是万丈红尘中汲汲于名缰利索的我们吧。

对唐宋文献熟稔于胸,甚至能将唐代每一天发生过什么事都考订出来的陈尚君先生来说,只要专注,历史可以清晰如昨。他的声音里仍有笑意:你们谁说我是神来着,我倒只是想!做了神仙没有寿限,我就可以继续整理校注,直至无穷……一粒粒芝麻撒落,历史豁然洞开。

多好!